



■慧敏

“今天我们该怎样爱国？”该怎样回答？从我下面的采访经历中，也许能找到答案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追踪采访生活在新疆的东北抗日“义勇军”老战士。这批退出“白山黑水”借道苏联回国的义士，本欲返回东北继续与日寇作战，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他们最终只能落脚在苍茫的西北大漠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批人忍受了各种难以言说的磨难……循常理，谈起往昔，他们难免腹诽不断。然而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，爱国情怀依旧滚烫：

于登龙老人曾是义勇军某部的侦察员。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，常常只身深入虎穴。某据点里有个日本宪兵队长，阴险毒辣，诱杀了一批批抗联战士，连苏联的几个情报员也未能幸免。上级将

狙杀任务交给了于登龙。他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可在撤离时，不幸被捕。鬼子把他拉到江边枪毙，途中他机智逃脱，来到了苏联。起初，苏联边防军怀疑他是日本间谍，把他抓了起来。弄清情况后，苏方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，遂层层上报，一直报到了苏共最高当局。于是，他被授予英雄称号，并让他赴莫斯科予以重用。但于登龙谢绝了，他回答得很简单：“我的家乡还被日寇占着呢！”

当时，苏联远东需要大量劳动力，生活也相对安逸。然而，近4万名铁血好男儿就是抱着和于登龙同样的目的，毅然从苏联回到了祖国。他们明知道，迎接他们的将是爬冰卧雪，流血死亡。然而，他们义无反顾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中苏关系紧张，苏联唆使在中国生活的苏联侨民返乡。当时，正值国内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人民生活非常困难。有部分群众非法越境逃苏。许多义勇军老战士都娶了苏联老

婆，但我在采访中没有听说一个老战士逃回苏联。

义勇军老战士刘根灿三十好几才成了亲，娶的是位聪慧漂亮的俄罗斯姑娘。他把她当心肝宝贝对待。她劝他一起走，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他，说啥也不愿意。她便在一个阴雨天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随人流朝边界走去。不过，越靠近边界，她的脚越沉重，最后竟神差鬼使拉着孩子跌跌撞撞折回了家。刘根灿正坐在堂屋默默抽烟，见她回来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锅里熬了姜汤，让娃们趁热喝吧。”她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”他又淡淡地吐出一句：“这才是咱的家！”

老韩娶的也是位俄罗斯姑娘。他的岳父在苏联“十月革命”后携家眷逃到了新疆。这次老岳父要带全家返乡。妻子让他一起走，老韩坚决不从。妻子的两个哥哥便动了“粗”，把老韩捆起来放在牛车上带往边境。临过口岸时，老韩一骨碌从牛车上翻下来，死死抱住了界桩，任怎么劝说，就是不松手……最后，爱人只好含泪告别亲人随老韩留了下来。

问老韩不走的原因，他的话很朴实：爷爷曾在丁汝昌手下当差，亲眼看到了日本人占领刘公岛后如何耀武扬威，爷爷临死时告诉父亲：“国家亡了，想挺直腰板都不能。”后来他的父亲在旅顺当兵，目睹了日俄战争，眼睁睁看着房屋被炸毁、耕牛被抢走、粮食被抢光。人家把战火烧到咱家门口，我们却无能为力。父亲谆谆告诫他：“儿啊，宁死不做亡国奴！”

尽管我采访的这些老人都已是耄耋之年，但说起民族大义，贲张的血脉似乎又在他们血管中激荡，老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唱起这么一首歌：“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，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；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，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。寄语辈里人无须再哭，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。宁可杀身战场上死，决不肯偷生做刀下奴。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，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；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，绝不停留行进的步。”

的确，“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！”是老兵眷念故土的内在动因，是爱国主义的最好诠释，也是对今天我们该怎样爱国的最好回答！

老照片

一张照片 一个故事



凝聚在老照片中的香港正向我们娓娓道来它在上世纪的故事。
(影像志)

